

廟奉安神主候新廟成准禮遷祔神主入新廟每至禘祫年各於本室行
享禮其月十五日戶部尚書王紹等又奏請於德明興聖廟添造兩室奉
安神主今緣就舊廟增循則德明興聖廟殿南垣內陳設四室權安神主
庶為宜稱勅旨從之是月十五日徙二祖神主于德明興聖廟二十四日
有司行禘享于太廟自此景皇帝始居東向之尊元皇帝已下依左昭右
穆之列矣時鴻臚卿王權議曰按祭法曰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故毛詩
清廟章云清廟祀文王也不言太王王季也又按雍禘章疏云太王王季
已上皆祔于后稷之廟蓋以太祖東向之位至公也太王王季之尊祫禮
也祔之后稷之廟天下為公不敢以私奪公也又按鄭玄注云祭法曰古
者先王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于始祖廟今獻祖懿祖之主愚臣竊以為
宜祔于興聖廟不當祭於太廟也如此則太祖東向之位得其尊獻祖懿
祖之位得其所也時前後議者亦多言祔于興聖廟然引據無文上意不

決自寶曆己前太祖尚在昭穆位故虛東向以待太祖廣德二年太廟室
數已滿二祖居夾室方正太祖東向之位凡十七年建中二年冬祫今有
司誤引東晉蔡謨議請虛東向當晉蔡謨議本請築宮廟以居潁川京兆
以上四府君其宮廟未成以前請復虛東向之位待別廟成遷四府君神
主於別廟然後太祖立東向之位雖有此議屬晉室兵革議不暇行建中
初雖有司引蔡謨議虛東向之禮終亦不行乃誤以宣皇帝居東向降太
祖在昭穆之位乃是上覽群臣之議以太祖居東向是百代不刊之典以
二祖皆是追崇非有土宇人民之尊禮當別祔廟及覽權議引據詩禮成
文上意遂定遷二祖於德明興聖廟每禘祫年一鄉食遂正太祖東向之位
乃下詔曰奉遷獻祖懿祖神主正太祖景皇帝東向之位處告之禮當在
重臣宜令檢校司空平章事杜祐攝太尉告太清宮門下侍郎平章
事崔損攝太尉告太廟又下詔曰國之大事式在於明禮王者孝享莫

重於殷祭所以尊祖而重昭穆也朕承列聖之休德荷上天之眷命虔奉牲幣二十五年永惟宗廟之位禘嘗之序夙夜祗慄不敢自專是用延訪公卿稽叅古禮博考群議至於再三敬以今辰奉遷獻祖宣皇帝神主懿祖光皇帝神主祔於德明興聖皇帝廟太祖景皇帝正向東之位宜令所司脩禮務極嚴重祗肅祀典載深感悅咨爾中外宜悉朕懷

會昌六年十月太常禮院奏嘗并禘祫祝文稱號穆宗皇帝敬宗皇帝文宗皇帝武宗皇帝緣從前但序親皆稱為皇兄未合禮文得修撰官朱儁狀稱伏以禮序尊尊不叙親親陛下於穆宗敬宗武宗祝文恐須但稱嗣皇帝臣某昭告于穆宗以下四室勅旨令禮官同商量聞奏者臣與令博士閔慶之修撰官朱儁檢討官王皞同考經禮更無別議請依前狀從之仍付所司

文德元年四月將行禘祭有司引舊儀禘德明與聖二廟及獻祖懿祖神主祔德明興聖廟通為四室時黃巢之亂廟已焚毀及是將禘祫俾議其儀太常博士殷盈孫議曰臣以德明等四廟功非創業義止追封且於今朝年代極遙昭穆甚遠可依晉常弘屋毀及乃已之例因而廢之乃下百寮會議禮部員外郎薛昭緯奏議曰伏以禮貴從宜過猶不及祝有常典禮當據經謹按德明實為遐遠推諸歷代莫有其倫自古典禮該詳無踰周室后稷實始封之祖文王乃建極之君且不聞后稷之前別議立廟以至兩漢之於劉累梁魏之於蕭曹稽彼簡書並無追號迨于興聖事非經據蓋以始王於京遂列為祖類長沙於後漢之代等楚元於宋高之朝采心無尊紀之名足為憲章之驗重以獻祖懿祖皆非宗有德祖有功也親盡宜祧禮當毀瘞遷於二宗亦出一時且武德之初宗廟之事神克聽之太宗叅之碩學通儒森然在列而不議立臯陶武昭之廟蓋知其非尊太祖代祖為帝而以獻祖為宣簡公懿祖為懿王卒不加帝號者謂其親

盡則毀矣春秋左氏傳曰孔子在陳聞魯廟災曰其桓僖乎已而果如其言蓋以親盡不毀宜致天災爛然之徵不可忽也據太常禮院狀所引至德二年克復後不作弘農府君廟神主及晉常泓屋毀乃已之議頗為明據深叶禮經其興聖等四室請依禮院之議從之

大順元年將行禘祭有司請以三后太后神主祔饗於太廟三后者太孝

明太皇太后鄭氏宣宗皇恭僖皇太后王氏敬宗皇正獻皇太后常氏文

皇帝母三后之崩皆作神主有故不當入太廟當時禮官建議並置別廟每

年五饗三年一禘五年一祫皆於本廟行事無奉神主入太廟之文至

是亂離之後舊章散失禮院憑曲甚禮欲以三太后祔享太廟太常博士

殷盈孫獻議非之曰臣謹按三太后憲宗穆宗之后也二帝已祔太廟三

后所以立別廟者不可入太廟故也與帝在位皇后別廟不同今有司誤

用王彥威曲臺禮禘別廟太后於太廟乖戾之甚臣竊寃事體有五

不可曲臺禮云別廟皇后禘祫於太廟祔於祖姑之下此乃皇后先崩已

造神主夫在帝位如昭成肅明元獻昭德之比昭成肅明之崩也睿宗在

位元獻之崩也玄宗在位昭德之崩也肅宗在位四后於太廟未有本室

故創別廟當為太廟合食之主故禘祫乃奉以入享文其神主但題云某

謚皇后明其後太廟有本室即當遷祔帝方在位故皇后暫立別廟耳

本是太廟合食之主故禘祫乃升太廟故未有位故祔祖姑之下今恭僖

正獻二太后皆穆宗之后恭僖會昌四年造神主合祔穆宗廟室時穆宗

廟已祔武宗母宣懿皇后神主故為恭僖別立廟其神主直題云皇太后

明其終安置別室不入太廟故也正獻太后太仲元年作神主別立廟其

神主亦題為太后並與恭僖義同孝明咸通五年作神主合祔憲宗廟室

憲宗廟已祔穆宗之母懿安皇后故考明亦立別廟是懿宗祖母故題某

神主為太皇太后與恭僖正獻亦同帝在位后先作神主之列今以別廟

太后神主禘祭升享太廟一不可也曲臺禮別廟皇后禘祫于太廟儀注云內常侍奉別廟皇后神主入置於廟廷亦黃褥位奏云某謚皇后禘祫祫享太廟然後以神主升今即須奏云某謚太皇太后且本廟中皇后神主二十一室今忽以皇太后入列於昭穆二不可也若但云某謚皇后即與所題都異神不可依憑此三不可也古今禮要云舊典周立姜嫄別廟四時祭薦及禘祫與七廟皆祭唯不可入太祖廟為別配魏文思甄后明帝毋廟及寢依姜嫄之廟四時及禘皆與諸廟同此舊禮明文得以為証今以別廟太后禘祫於太廟四不可也所以置別廟太后與孝明不可與懿安並祫憲宗之室今禘享乃處懿安於舅姑之上此五不可也且祫合祭也合猶不入太祖之廟而况於禘乎竊以為並皆禘於廟為宜且恭僖正獻二廟比在朱陽坊禘祫祫赴太廟皆須備法駕典禮甚重儀衛至多咸通之時累遇太享耳目相接年代未遙人皆見聞事可詢訪非敢

以臆斷也或曰以三廟故禘祫於別廟故可矣而將來有可疑焉謹按睿宗親盡已祧今照成肅明二后同在夾室如或後代憲宗穆宗親盡已祧三太后神其得不入夾室乎若遇禘祫即如之何對曰此又大誤也三太后若親盡合祧但當閔而不享安得處於夾室禘祫則就別廟行之歷代已來何嘗有別廟神主復入太廟夾室乎

時宰相孔緯以大祭日迫不可遽改時人非之

獻俘

武德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秦王平薛仁果凱旋獻俘于太廟二年五月二十四日秦王破宋金剛復并州地凱旋獻捷於太廟

四年七月九日秦王平東都被金甲陳鐵馬一萬甲士三萬俘王世充寶建德及隋神器輦輅獻捷於太廟

正觀四年三月二十九日李請俘頡利可汗獻捷於太廟

二十三年正月阿史那社耳執龜茲王訶利布失畢及其相那利等獻於

社廟太宗釋之以為左武衛大將軍

永徽元年九月七日高祖執車鼻可汗獻太廟

顯慶三年十一月蘇定方俘賀魯到京師上謂侍臣曰賀魯背恩今欲先獻俘于昭陵可乎許敬宗對曰古者出師凱還則飲至策勳于廟若諸侯以王命討不庭亦獻俘于天子近代將軍征代克捷亦用斯礼未聞獻俘于陵所也伏以園陵嚴敬義同清廟陛下孝思所發在礼無違亦可行也十五日還獻于昭陵十七日告于太廟皇帝臨軒大會文武百寮夷狄君長蘇定方戎服操賀魯獻於樂懸之比上責之不能對攝刑部尚書長孫冲跪於階下奏曰伊儼道獻俘賀魯請付所司大理官屬受之以出詔免其死

顯慶五年正月左驍衛大將軍蘇定方討思結閼侯斤都曼獻俘於東都上御乾陽殿定方操都曼等以獻法司請斬之定方請曰都曼反叛罪合誅夷臣欲生致闕廷與之有約还陛下好生之德必當待以不死今既面縛待罪臣望與其餘命上曰朕屈法申恩全卿信誓乃宥之總章元年十二月以高麗平獻俘於含光殿大會李勣及部將已下大陳設於庭

乾封元年十月二十一日李勣平高麗還上令領高藏等俘因便道獻於昭陵仍脩軍容奏凱歌於京城獻于太廟

永隆二年十月定襄道大總管裴行儉執降俘突厥阿史那伏念等獻之初行儉以伏念許不死侍中裴炎害其功乃奏曰伏念為副將程務挺逼逐寤急而降上乃命斬于都市封行儉聞喜縣公行儉嘆曰運籌前事古今恥之但恐殺降之後無復來者開元二十六年六月幽州節度副大使張守珪大破契丹林胡遣使獻捷擇日告廟

二十八年八月二十日勅幽州節度奏破奚契丹宜擇日告廟自後諸軍每有寇捷必先告廟上元元年閏四月赦節文具諸軍所獲首級除元惡之外一切不得傳送

元和元年十月東川節度使高崇文平西蜀生擒逆賊劉闢以獻上御興安門觀之命中使詰其叛狀闢曰臣不敢反五院子弟為惡臣不能制曰朕遣中使送旌節等何為不受闢引罪無詞命斬于子城之西南隅二年八月平浙西擒逆賊李錡至闕下上御興安門親詰其反狀錡曰臣本不反張子良教臣上曰汝以宗臣為統帥子良為惡何不斬之而後入錡不能對命獻太清宮太廟太社即與其男師回並腰斬於子城之西北隅十二年十一月唐隋節度使李愬平淮西擒逆賊吳元濟以獻上御興安門大陳甲士旗旂于樓南文武群臣皇親諸蕃使人皆列位元濟既獻于太廟太社露布引之令武士執曳樓南攝刑部尚書王播奏請付所司制曰可大理卿受之以出斬于子城之西南隅十四年二月魏博節度使田弘正奏今月九日淄青兵馬使劉悟斬學師道二人首級請降上御興安門受曰弘正所獻賊浮群臣稱於樓下授劉

悟義成軍節度使封彭城郡王李師道妻魏氏并女没入掖庭堂弟師知配流嶺表

長慶元年四月中書門下奏伏以太宗平突厥高祖平高麗皆告陵廟蓋以高祖嘗嘗帽於北虜太宗銳氣於東夷武功未終後聖繼志亦既平盪所宜啓告伏以鎮奠一道肅薊八州不勞干戈盡復區宇豈必獻俘函首方告清廟下禮官撰儀擇日薦告太廟從之

太和三年五月宣慰使諫議大夫栢耆奏斬李同捷於將陵倉丁亥御興安門下受滄州所獻俘其李同捷母妻并男元達等詔並宥之於湖南安置百寮稱賀於樓前翌日貶宣慰使栢耆為循州司戶宣慰判官殿中侍御史沈亞之為虔州南康尉以擅入滄州取李同捷為諸鎮所恕奏論故也

會昌四年二月河東監軍呂義忠奏擒賊楊弁并兄榮并同謀大將軍

五十四人獻俘于闕下其年八月平澤路梟逆賊劉積傳首京師十八日御興安門受獻其日先告宗廟社稷畢文武及在京九品官宗子諸親蕃各諸道使容等並在樓前立班稱賀

中元四年七月徐州節度使時溥函送黃巢首級以獻帝受俘獻於行廟

光啓二年車駕幸興元邠州節度使朱玫立嗣襄王煜於京城十二月敗奔河中為王重榮斬首以獻上御興元城門閱俘受賀時太常博士殷盈孫獻議曰伏以偽煜違背宗社僭竊乘輿已就誅夷所宜稱賀然物議之間或有未允臣按禮經公族有罪獄既具有司聞於君曰其之罪在大辟君曰赦之如有三有司走出致刑君復始謂之曰雖然固當赦之有司曰不及以君為之素服不卒樂三日今偽煜皇族也雖犯誅死之罪宜就屠戮其可以朝群臣而賀乎臣以偽煜迫脅之除不能守節効死

而乃甘心逆謀宜出為庶人絕其屬籍其首仍委所在以庶人禮葬其大捷之慶當以朱玫首級到日稱賀從之

龍紀元年二月汴州行軍司馬李璠檻送秦宗權并妻趙氏上御延喜門受俘百寮稱賀于樓前以之狗市告社廟斬于獨柳樹

乾寧二年十一月邠州行營兵馬都統斬王行瑜函首級獻于京師上御延喜門受俘百寮稱賀於樓前

唐會要卷第十五

廟議上

正觀九年十一月十八日詔太原之地肇基王業事均豐沛義我等究
譙理宜別建寢廟以彰聖德詳覽漢典抑有成規但先皇遺旨務存
儉約虔奉訓誡無忘啓處宜令礼官與公卿等詳議以聞秘書監顏師古
議曰臣究觀祭典考驗礼經宗廟皆在京師不於下土別置至若周之鄴
鎬並為遷都乃是因事更營非云廣大 違典制是以負禹禘玄成
匡衡等招聚儒孝傳詢廷議據礼陳奏遂從廢毀自斯已後彌歷
年代輟而不為今若增立寢廟別安神主有乖先旨靡率舊章垂
裕後昆理謂不可固宜勉割深衷俯從大禮

開元四年十二月太常卿姜皎与礼官陳正節等上表曰臣伏見太廟中
則天皇后配天皇大帝題云天后聖帝武氏伏尋昔居后寵親承顧託

因攝大政事乃從權神龍之初已去帝號崇義等不開政體復題帝名
若使帝號長存恐非聖朝通典夫七廟神堯皇帝之廟也父昭子穆祖德
宗功非夫帝子天孫乘乾出震者不可得升祔於斯矣但皇后祔廟配食
高宗位號舊章無宜稱帝今山陵日近虞祔非遙請開陳告之儀因除
聖帝之字直題云則天皇后武天從之

大曆十四年十月代宗禋主將祔禮儀使顏真卿以元皇帝代數已遠准
禮合祧請遷于西夾室其奏議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廟
而七又禮器云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又伊尹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
此經典之明證也七廟之外則曰去祧為壇去壇為墀故歷代儒者制迭
毀之禮皆親盡宜毀伏以太宗文皇帝七代之祖高祖神堯皇帝國朝首
祔萬葉所承太祖景皇帝受命于天始封于唐元本皆在不毀之典代祖
元皇帝地非開紘親在七廟之外代宗皇帝升祔有日元皇帝神主禮合

祧遷或議者以祖宗之名難於迭毀昔漢朝近古不敢以私滅公故前漢
十二帝為祖宗者四而已至後漢漸遠經意子孫以推美為先光武已下
皆有廟號則祖宗之名莫不遠也安帝以讒害大臣廢太子及崩無上宗
之奏後自建武已來無毀者因以陵號稱宗至桓帝失德尚有宗號故初
平中左中郎蔡邕以和帝已下功德無殊而有過差不應為宗餘非宗者
追尊三代皆奏毀之是知祖有功宗有德存至公之義非其人不居蓋三
代立禮之本也自東漢已來則此道喪矣魏明帝自稱烈祖論者以為逆
自稱祖宗故近代此名悉為廟號未有子孫踐祚而不祖宗先王者以此
明之則不得獨據兩字而為不合祧遷之證假令傳祚百代以為孝乎
請為三昭三穆之義永為通典寶應二年升祔玄宗肅宗則獻祖懿祖
已從迭毀伏以代宗睿文孝皇帝卒哭而祔則合上遷一室元皇帝代
數已遠其神主准禮當祧至禘祫之時然後享祀於是祧元皇帝于西

夾室祔代宗神宗焉

建中元年三月禮儀使上言東都太廟闕木主請造以祔初武后于東都立高祖太宗高宗三廟至中宗已後兩京太廟四時並享至德亂後木主多亡缺未祔於是議者紛然其大旨有三其一曰必存其廟遍立群主時享之其二曰建廟立主存而不祭若皇輿時迄則就享焉其三曰存其廟瘞其主駕或東幸則飾齋車奉京師群廟之主以往議皆不決而罷正元十五年四月膳部郎中歸崇敬上疏曰東都太廟不合置木主謹按典禮虞主用桑練主用栗重作栗主則埋桑主所以神無二主猶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東都太廟是則天皇后所建以置武氏木主中宗去其主而存其廟蓋將以備行幸遷都之置也且殷人屢前八後五其後東都一十三都不可每都別立神主也議者或云東都神主已曾虔奉而禮之豈可一朝廢之乎虞祭則立桑主而虔祀練祭則立木

主而埋桑主豈桑主不曾虔祀而乃埋之又所闕之主不可更作作之不時非禮也

永正元年十一月德宗神主將祔禮儀使杜黃裳與禮官王涇等請遷高宗神主于西夾室其議曰自漢魏已降沿革不同古者祖有功宗百德皆不毀之名也自東漢魏晉迄于陳隋漸違經意子孫以推美為先光武已下皆有祖宗之號故至於迭毀親盡禮亦迭遷國家九廟之尊皆法周制伏以太祖景皇帝受命于天始封于唐德同周之后稷也高祖神堯皇帝國朝首祔萬葉所承德同周之文王也太祖文皇帝應天靖亂垂後立極德同周之武王也周人郊后稷而祖文王宗武王也聖唐郊景皇帝而祖高祖宗太宗皆在不遷之典高皇宗皇帝今在三昭三穆之外謂之親盡既德宗皇帝神主新入廟禮合迭遷藏于從西第一夾室每至禘祫之月合食如常於是祧高宗神主於西室祔德宗神主焉

元和元年七月順宗神主將祔有司疑於遷毀太常博士王涇建議曰禮經祖有功宗有德皆不毀之名也惟三代行之漢魏已降雖曰祖宗親盡則遷無功亦毀不得行古之道也昔夏后氏十五代祖顓頊而宗禹殷人十七代祖契而宗湯周人三十六王以后稷為太祖祖文王而宗武王聖唐德厚流廣遠法殷周奉景皇帝為太祖祖高祖而宗太宗皆在百代不遷之典故代宗升祔遷代祖也德宗升祔遷高宗也故順宗升祔中宗在三昭三穆之外謂之親盡遷于太廟夾室然則禮矣或諫者以則天太后韋中宗復而與之不宜在遷藏之例臣竊未論也日者高宗晏駕中宗奉遺詔自儲副而陟元后則天太后臨廢為廬陵王聖曆元年太后詔復立為皇太子屬太后聖壽延長御下日久奸臣擅命紊其紀度敬暉王彥範等五臣巨唐舊臣匡輔王室翊中宗而承天統此乃子繼父業是中宗得之且夫母授子位是中宗失之而後得之二十三年間再為皇太

子再踐皇帝位失之在已得之在已可謂革命中興之義殊也又以周漢之例推之幽王為大戎所滅平王東遷周不以平王為中興不遷之廟其例一也漢呂后專權產祿秉公文帝自代而立之漢不以文帝為中興不遷之廟其例二也霍光武宣帝再盛基業而不以宣帝為不遷之廟其例三也伏以中宗孝和皇帝於聖上為六代代伯祖尊非正統廟亦親盡爰及周漢故事是以中興功德之主不同奉遷夾室固無疑也是月二十四日禮儀使杜黃裳奏曰順宗皇帝神主已升祔太廟告祧之後則合通遷中宗皇帝神主合在三昭三穆之外准禮合遷於太廟從西第一夾室每至禘祫之日合食如常於是祧中宗神主於西夾室祔順宗神主焉有司先令是以山陵將畢議遷廟之禮有司以中宗為中興之君當百世不遷之位宰臣召吏蔣武問之武對曰中宗以弘道元年於高宗柩前即位時春秋已壯矣及母后篡奪神器潛移其後賴張柬之同謀國祚

再復此蓋同於反正恐不得號為中興之君凡非我失之自我得之謂之中興漢光武晉元帝是也自我失之因人復之晉孝惠孝安是也今中宗與惠安二帝事同即不可為不遷之主也有司又云五王有再安社稷功今若遷中宗廟則五王永絕配享之典武曰凡配享功臣每至禘祫年方合食太廟居常即無享礼今遷中宗神主而禘祫年毀廟之主並陳於太廟此則五王配食與前一時如也有司不能答

十五年四月礼部侍郎李建奏上大行皇帝謚曰聖神章武孝皇帝廟號憲宗制曰敬依典礼先是淮南節度使袁簡上議曰王者祖有功宗有德大行皇帝戡剪寇逆累有武功廟號合稱祖陛下直當決在宸斷無信齷齪書生也遂詔下公卿與礼官同議大行皇帝廟號稱祖與稱宗孰宜太常博士王彦歲奏議曰伏惟礼經及三代之制始封之君謂之太祖太祖之外又祖有功而宗有德故夏后氏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祖契而宗湯周

人郊祀后稷祖文王而宗武王自漢東魏晉漸違經意沿革不一子孫以推美為先故自始已下並有建祖之制蓋非典訓不可法也國朝祖宗制度本於周礼以景皇帝為太祖又祖神堯而宗太宗至高宗已後則但稱宗謂之尊名著為成法不然則何以太宗造有區夏致理昇平玄宗掃清內難翊戴聖父肅宗龍飛靈武收復兩京此皆應天順人撥亂反正至於廟號亦但稱宗謹按經義祖者始也宗者尊也故傳曰始封必為祖書曰德高可宗故號高宗今宜本三代之定制去晉魏之亂法守正觀高元之憲章而擬議大名垂以為訓大行皇帝廟號宜稱之從之其曰禮部奏准正觀故事遷廟之主藏於夾室西壁今夾壁南北三間第一間代祖室第二間高祖室第三間太宗室伏以小陵日近睿宗皇帝祧遷有期夾室西壁三室外無置宗處准都江集礼古者遷廟之主藏於夾室西壁之中今請於夾室北壁以西為上置睿宗皇帝神主右室制可

長慶元年二月分司庫部員外郎李渤奏太微宮神主請歸祔太廟勅
付東都晉守鄭絅商量聞奏絅奏云臣謹按詳三代典禮上稽高祖太
宗之制度未嘗有並建兩后並享二主之禮天授之際祀典變革中宗初
復舊物未暇詳考典章遂於洛陽創立宗廟是行遷都之制實非建國
之儀乃西歸上都因循未廢德宗嗣統隆典克修東都九廟不復告享
謹按禮記仲尼答曾子問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郊禘社尊無二上所
以明二主之非禮也陛下接千載之大統揚累聖之耿光憲章先王垂
法後嗣况宗廟之禮至尊至重違經黷祀時謂不敏特望擇三代令典
守高祖太宗之法度鑒神龍權宜之制遵建中矯正之禮依經復允
屬聖明伏以大微宮光皇帝三代睿宗聖文孝武皇帝神主參考經義
不合祔享至於遷置神主之禮三代已降經無明文伏望委中書門下
與公卿禮官質正詳定勅付所司太常博士王彥威奏議曰謹按國初

故事無兩都並建宗廟並行享祭之禮伏尋周書召誥洛誥之說實有祭
告豐廟洛廟之文是則周人兩都並建宗祧祭則告享然則兩都皆祭祖
考興自神龍復因中宗嗣位廟既偕作享亦並行天寶末兩都傾陷神主
亡失肅宗既復舊物但建廟作主於上都其東都神主大曆中始於人間
得之遂寓於太微宮不復祔享臣等按經傳王者之制凡建宮室宗廟為
先廟必有主主必在廟是則立廟兩都蓋行古之道主必在廟寔依禮之
經今按叅詳理合升祔謹按元皇帝是追王高宗中宗睿宗是祧廟之主
神主合藏於太廟從西第一夾室景皇帝是始封未遷之祖其神主合藏
於太廟從西第二夾室高祖太宗玄宗肅宗代宗是創業有功親廟之祖
伏准江都正廟集禮之主藏於太室之中禮記群廟之主有故則聚而藏
之祖廟伏以德宗之下神主未作代宗之主后神主先亡若歸本室則有
虛主事雖可據理或未安今高祖已下神主並合藏於太祖之廟依舊准

故事不享如陛下賜覲東后移幸洛陽自非祧主合歸本室其餘闕主又當時作而祔享時祭禘祫如儀臣又按國家追王故事太祖之上又有德明興聖懿祖別廟今光皇帝神主即懿祖也伏緣東都先無前件廟宇光皇帝神主今請權祔於太廟夾室居元皇帝之上如駕在東都則請准上都式榮建別廟作德明興聖獻祖神主脩禮升祔又於太廟夾室奉迎光皇帝神主歸廟第四室禘祫如儀或問曰禮作粟主瘞桑主漢魏並有瘞主之議大瘞曆中亦瘞孝敬皇帝神主合祔而不瘞如之何答曰古者行師以遷主無則主合自非遷祖之主別無出廟之文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則兩都宗廟合宜有主又問曰古者作主必有虞練若主必歸祔則室不可虛則常祔已亡之主創當時之主禮無其說如之何答曰虞練作主禮之正也非時作主事之權也王者遇時為法因事制宜苟無其文則思其變如駕或東幸廟仍虛主即准肅宗廣德二年上都作主故

事特作闕主而祔故主不可闕故禮貴從宜春秋之變而正之者也臣伏思祖宗之主神靈所憑當於太微不入宗廟據經復本允屬聖明至是下尚書省集議而郎吏所議與彥威多同丞郎則各有所見或云神主合藏於太微宮或云並合理瘞或云闕主當作或云乘與東幸即載上都神主而東咸以意言之不本經據竟以紛議不定遂不舉行

四年五月禮儀使奏謹按周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太祖之廟為七荀卿子曰有天下者祭七代有一國者祭五代則知天子上祭七代典籍通規祖功宗德不在其數國朝九廟之制法周之文太祖景皇帝始為唐公肇基天命義同周之后稷高祖神堯皇帝創業經始化隋為唐義同周之文王太宗文皇帝神武應期造有區夏義同周之武王也其下三昭三穆之外是親盡之祖雖有功德禮合祧遷禘祫之歲則從合食制從之

開成五年禮儀使秦謹按天子七廟祖功宗德不在其中國朝制度
太廟九室伏以太祖景皇帝受封於唐高祖太宗創業受命有
功之主百代不遷今文宗元聖昭獻皇帝升祔有時代宗睿文孝
武皇帝是親盡之祖禮合祧遷每至禘祫合食如常勅旨依故依
典禮

唐會要卷第十五

唐會要卷第十六

廟議下

會昌元年三月中書門下奏請尊憲宗為不遷廟曰謹按祖有功宗有
德夏之祖宗經傳無文殷則一祖三宗成湯為始祖太甲為太宗太戊為
中宗武丁為高宗劉歆曰天子七廟苟有功德則宗之所以勸帝者功德
博矣故周公作無逸舉殷之三宗以勸成王漢景帝詔曰孝文皇帝德厚
侔天地利澤施四海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德之
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施於萬代其與丞相列侯二千石禮官具儀
禮奏焉丞相申屠嘉等奏曰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
高皇帝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為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
代代獻祖宗之廟又漢宣帝詔曰夙夜惟念孝武帝躬履仁義選明
將討不服功德茂盛不能盡宣廟樂未稱時有司奏請尊孝武帝廟

開成五年禮儀使秦謹按天子七廟祖功宗德不在其中國朝制度
太廟九室伏以太祖景皇帝受封於唐高祖太宗創業受命有
功之主百代不遷今文宗元聖昭獻皇帝升祔有時代宗睿文孝
武皇帝是親盡之祖禮合祧遷每至禘祫合食如常勅旨依故依
典禮

唐會要卷第十五

唐會要卷第十六

廟議下

會昌元年三月中書門下奏請尊憲宗為不遷廟曰謹按祖有功宗有
德夏之祖宗經傳無文殷則一祖三宗成湯為始祖太甲為太宗太戊為
中宗武丁為高宗劉歆曰天子七廟苟有功德則宗之所以勸帝者功德
博矣故周公作無逸舉殷之三宗以勸成王漢景帝詔曰孝文皇帝德厚
侔天地利澤施四海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德之
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施於萬代其與丞相列侯二千石禮官具儀
禮奏焉丞相申屠嘉等奏曰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
高皇帝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為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
代代獻祖宗之廟又漢宣帝詔曰夙夜惟念孝武帝躬履仁義選明
將討不服功德茂盛不能盡宣廟樂未稱時有司奏請尊孝武帝廟

為代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天子請代代獻之此子孫崇褒祖宗之明據也自天寶之後兵宿中原強復締交醜解甚衆貢賦不入刑政自出包荒含垢至於正元德宗承奉天之難厭征伐之事戎臣優以不朝終老於外其卒則以幕吏將校代之兩河藩鎮或倉卒易帥甚於弈碁憲宗攄宿憤舉升平之典法始命將帥順天行誅元年戮琳暨闡季年梟元濟及師道豈有去天下之害不享其名致生人之安不受其報矣臣等敢遵古典請憲宗章武孝皇帝為百代不遷之廟表奏晉中不出其年六月制朕近因載誕之日展承顏之敬太皇太后謂朕曰天子之孝莫不大於丕承人倫之義莫大於嗣續穆宗睿聖文惠孝皇帝厭代已久星霜屢遷禰宮曠合食之禮惟帝深濡露路之感宣懿太后長慶之際德冠後宮夙表沙麓之祥實共河洲之範先朝恩禮之厚中靈莫偕况誕我聖君繼承昌運已協華於先帝方誕祚於後昆思

廣貽謀庶弘博愛爰遵舊典以慰孝思當以宣懿皇太后祔太廟穆宗睿聖文惠孝皇帝率是彝訓其敬承之朕祇奉慈旨載深感咽宜令宣示中外咸使聞知

五年八月中書門下奏東都太廟九室神主共二十六座自祿山叛後取太廟為軍營神主棄於街巷所司潛收聚見在太微宮內新造小屋之內其太廟屋宇並在可以修崇大和中太常博士王彥威議以為東都不合置神主車駕東幸所載主而行至今因循尚未修建望令因尚書省集公卿及礼官學官詳議如不要更置須有收藏去處如果置望以所折大寺材木修建李石既是宗室官為居守便望令充修東都太廟使勾當修繕奉勅宜依

六年三月太常博士鄭路等奏東門太微宮神主二十六座去二月二十九日礼院分折聞奏訖伏奉今月七日勅此礼至重須遵典故宜令礼

官樂官同議聞奏者臣今與樂官等詳議訖謹具分析如後

獻祖宣皇帝 宣莊皇后

懿祖光皇帝 光懿皇后 文穆皇后

高宗天皇大帝 則天皇后

中宗大聖大昭孝皇帝 和思皇后 昭成皇帝后

孝敬皇帝 孝敬哀皇后

已前十二座親盡迭毀宜遷諸廟祔於興聖廟禘祫之歲乃一祭之東都無興聖廟可祔伏請且權藏於太廟夾室未題神主十四座况神主既無題號之文難伸祝告之理今與樂官等同商量伏請告遷之日但瘞於舊太微宮內空閑之地參酌事理庶協從宜制可太常博士段瓌等三十九人奏議曰禮之所立本於誠敬廟之所設實在尊嚴既曰薦誠則宜統一昔周之東西有廟亦可徵其所由但緣卜洛之初既須

營建又以遷都未決因議兩晉酌其事情匪務於廣祭明矣伏以東都太廟廢以多時若議增修少事前訓何者東都始制寢廟於天后中宗之朝事出一時非正觀開元之法爾後因循不廢者亦踵鎬京之文也記曰祭欲數數則煩天寶之中西京悉為寇陷西都面貌如故東都因此散亡是知九廟之靈不欲歆其煩祀也自建中不葺之後彌歷歲年今若東廟惟新即須室別有主舊主雖在大半合祧必几筵而存之所謂宜祧不祧也孔子曰當七廟五廟無虛主也謂廟不得無主也舊主如有當去新廟別合創添謹按左傳云祧練作主又太戴云虞而主几筵如何過時成之使是以凶于吉創添既不典虛廟又非儀考諸禮文追退無守或曰漢於郡國置宗廟凡百餘所今止東西立廟有何不安者當漢氏承秦焚燒之餘不識典故至於廟制率意而行比及元成二帝之間貢禹常立成等繼出果有正論竟從毀餘是知漢初不本於禮經又安可程法也或曰几筵

不得復設寢廟何妨修營候車駕特巡便舍於所載之生者究其終始
又得以論之昨者降勅恭詳本為欲修舊主主既不立廟何可施假令
行幸九州一皆立廟乎愚臣以為廟不可修主宜藏瘞或就塗於陷
室或瘞於兩階之間此乃百代常行不易之道也其年九月勅毀壞等詳
議東都不可立廟李福等狀又有異同國家制度須合典禮證據未
一則難建立宜並令赴都省對議須歸正當工部尚書薛元賞等議
伏以建中時公卿奏請修建東都太廟當時之議大旨有三其一曰必
存其廟脩立其主時饗之日以他官攝行二曰建廟立主存而不祭皇與
時述則就饗焉三曰存其廟瘞其主臣等立其三議參酌禮經禮宜存廟
不合置主謹按禮祭義曰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禮記曰君子將
營宮室宗廟為先是知王者建邦設都必先宗廟社稷况成周受命始都
于豐武王相宅又卜於洛蒸祭歲於新邑策周公于太室故書曰戊辰王

在新邑蒸祭歲三入太室裸成王厥後復歸于豐雖成洛邑未嘗久處建
子平王始定東遷則周之豐鎬自有宗廟明矣又按曾子問廟有二主夫
子對以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為禮者昔齊桓
公作二主天子議之以為偽主是知二主不可並設亦明矣夫聖王建社
以厚本立廟以尊祖所以京邑必有宗社今國家定周秦兩地為東西之
兩宅闢九衢而立宮闕設百官而嚴拱衛取法玄象號為京師既嚴帝完
難虛神位若無宗廟何為皇都然依人者神在誠者祀誠非外至必由中
出理合親敬用郊神明位宜存於兩都廟可僭立誠難專於二祭主不並
設或以禮云七廟五廟無虛立是謂不可無主所以天子巡狩亦有所遵
尚飾齋車載遷主以行今考修廟瘞主則東都太廟九室皆虛既違於
經須徵其說臣復探蹟禮意自得盡而論之所云七廟五廟無虛主是
論見饗之廟不可虛也今之兩都雖各有廟禘禘饗獻斯皆親奉

於上京神主凡筵不可虛陳於東廟且禮云惟聖人為能享帝孝子
為能饗親昔漢為立成議廢郡國祀亦曰立廟京師躬親承事
四海之內各以職來祭人情禮意於此較然二宅既不並居二廟豈
宜皆祔但所都之國見鄉食之廟既無虛室則協道經議者又欲置
主不享以候巡幸昔魯曾作僖公之主不於虞練之時春秋書而譏之合
祔之主作非其時尚為所譏今若置不合祔之主不因時而作違經越禮
莫甚於此豈有九室合享之主而有置而不享之文兩廟始創於周公二
主獲譏於夫子自古制作皆範周孔舊典猶在足可明徵臣所以言東
都廟則合存主不合置今將修建廟宇誠不虧於典禮其見在太
微宮中六主請待東都修建太廟畢具禮迎置於西夾室闕而不饗
式彰陛下嚴祀之敬以明聖朝尊祖之義吏部郎中鄭亞等五人議
擬禮院奏以為東都太廟既廢不可復修見在太微宮神主請瘞

於所寓之地有乖經訓不敢雷同臣所以別進議狀請修祔主並依典禮
兼舉建中元年禮儀使顏真卿所奏事同臣與公卿等重議皆以為廟
故合修主不可瘞即與臣等別狀意同但衆議猶疑東西二廟各設神主
恐涉有二主之義請修廟虛室以太微宮所寓神主藏於夾室之中伏以
六主神位內有不祧之宗今用遷廟之儀猶未合禮臣等猶未敢署衆狀
蓋為闕疑太學博士直弘文館鄭遂等七人議曰夫論國之大事必本於
正而根乎經以臻乎中道聖朝以廣孝為先以得禮為貴而臣下敢不以
經對三論六故以詳於前議矣再捧天問而陳乎諸家之說求於典細考
乎大中廟有必修之文主無可置之理何則正經正史兩都之廟可徵禮
稱天子不卜處太廟擇日卜建國之地則宗廟可知若廢廟之說恐非所
宜廢按詩書禮三經及漢朝正史兩都並設廟而載主之制久已行之
敢不明徵而去其文飾援據經文不易前見東都太廟合務修崇

而舊主當瘞請瘞於太微宮所藏之所皇帝有事于洛則奉齋車載
主以行太常博士胡德章議曰夫禮雖緣情事貴乎道將明厥安實
在得中必過禮而求多則反虧於誠敬伏以神龍之際天命有歸移武氏
廟於長安即其地也而置太廟天寶初復不為建都而議者曰中宗立廟
於東都無乖舊典徵其此意不亦謬乎又曰東都太廟至於睿宗玄宗猶
奉而不易者蓋緣常所尊奉不敢輒廢也今則廢已多時宜循莫
舉之典也又曰雖正觀之始草創未暇豈可謂此事非開元之法者
謹按定開元六典勅曰德政之暇錯綜古今法以周官作為唐典鑿其未
末千載一時春秋謂考古之法也行之可以不曰然歟此時東都太廟見
在大典序兩都宮闕西都具太廟之位東都則存而不論足明事出一時
又安得云非開元之法也又三代禮樂莫盛於周作者論議之時便宜
細大取法周遷都而立廟今立廟不因遷都何美之而不能師之也又

曰建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者謹按六典
永昌中則天以東都為神都爾後漸加榮御宮室百司於是備矣今之
宮室百司乃武氏改命所備也上都已建國立宗廟不合引言又曰東都
洛陽祭孝宣等五帝長安祭孝成等三帝以此為置之例則又非也
當漢兩處有廟所祭之帝各別今更都建廟作主與上都盡同詳而論之
失之甚者又曰今或東洛復置太廟有司同日侍祭以此為數實未所解
者謹按天寶三載詔曰須四時有事於太廟兩京同日自今已後兩京各
宜別擇日既載祀典可得而詳且立廟造主所以祭神而曰嚴而勿祀出
自何經當七廟五廟無虛而欲立虛廟法於何典前稱廟貌如故者即指
建中之中就其而言以為國之先前以非時不造主者謂見有神主不得
非時造也若江左至德之祭主竝散亡不可拘以例也或曰廢主之瘞請
在太微宮者謹按天寶二年勅曰古之制祀祭用質明義兼取於尚

出情實緣於既設我聖祖潛然常在為道之宗既殊有盡之期宜展
事生之禮自今已後每至聖祖宮有昭告宜改用郊時者今欲以主瘞於
宮所既與此勅全乖又曰主不合瘞請藏夾室者謹按前代藏主頗有異
同至如夾室儀用以序昭穆也今廟主俱不中禮則無禘祫之文又曰君
子將營宮室以宗廟為先則建國營宮而宗廟必設東都既有宮室而太
廟不合不營汎以論之其議斯勝而西周東漢並列兩都各有宗廟之証
經史昭然又得以極思於楊權詩曰其繩則直縮板以載作廟翼大雅
瓜瓞言豐廟之作又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洛邑既成以率文王之祀此
詩豐洛之廟也書曰成王既至洛蒸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又
曰裸於太室康王又居豐命畢公保釐東郊豈有無廟而可蒸祭
非都而設保釐則書東西之廟也逮於後漢卜洛西京之廟亦存建
武二年於洛陽立廟而成哀平三帝祭於西京一千八年親幸長安

行禘禮當時五室列於洛都三帝留於京廟行幸之期與合食期之
相會不逢齋車又安可以成此禮則知兩廟周人成法載主以行漢家
通制或以當虛一都之廟為不可而引七廟無虛主之文禮言一都之廟
室不虛主非為兩都各廟而不可虛也聯出征之詞更明載主之意因
事而言理實相統非如詩人使可斷章以取義也古人求神之意非意
神之所無一故廢栗主作桑主廢桑主作栗主既事理之以明其一
也或又引左氏傳築鄆凡例謂有宗廟光君之主曰都而立建王之論
按魯莊公二十八年冬築鄆左傳為築發凡例穀梁譏因數澤之
利公年稱避凶年造邑之年嫌三傳異同左氏為短何則當春秋
二百年間魯凡城二十四邑惟鄆一邑稱築城其二十三邑豈皆有
宗廟先君之主乎執此而建主之端又非通論或又曰廢之瘞何以在於
太微官之藏之所且舍故依新已列矣按瘞主之位有三或於北牖之

下或在西階之間廟之事也其不當立之主但隨其所在以瘞之夫立瘞於當立之廟斯不然矣以在祈而言則太微宮所藏之所與漢之寢園無異歷代以降建一都者多兩都者少今國家崇東西之宅極嚴奉之典而以各廟為疑合以建都古事以相禎正即周漢是也今詳議所徵究其年代率皆一都之時豈可以擬議亦孰敢獻酬於其間詳考經旨古人謀寢必及於廟未有設寢而不立廟者國家承隋氏之弊草創未暇後雖建於垂拱而事有所未合其後當于文寧戰之歲文物大脩之朝歷於十一聖不議廢之豈不以事雖出於一時廟有合立之理不可改革也今洛都上自宮殿樓觀下及百辟之司與西京無異鑿輿之至也雖厥役之賤必歸其所理豈先帝之主獨無其所安乎時也虞主尚瘞廢主宜然或以馬融李周二人稱寢無傷於階立廟不妨於暫虛是則馬融李周可法於宣尼矣以疑議乖當則深或稱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

都曰城者謹按春秋二百四十年間唯都一邑稱築如城即費之類各有所因或以他防或以自固謂之畫有宗廟理則極非或稱聖主有復古之功簡冊有考文之美五帝不同樂三王不同禮遇時為法因事制宜此則改作有常非有司之事也如有司之職但合一一據經變禮從時則須候明詔也凡不修之證畧有七條廟立因遷一也已廢不舉二也廟不可虛三也非時不造主四也合載遷主行五也尊無二上六也六典不書七也謹按文王遷豐立廟武王遷鎬立廟成王遷洛立廟今東都不因遷而立欲立廟是違廟立因遷也謹按禮記曰凡祭有其廢之莫率也有其率之莫廢也今東都太廟廢以八朝若果建之是違以費不率也謹按禮記曰當七廟五廟無虛主今欲立虛廟是違廟不可虛也謹按左傳丁丑作僖公主書不時也記又曰過時不祭禮也合禮之祭過時猶廢非禮之主可以作乎今欲非時作主是違非時不作主也謹按魯子問古者師行必

以遷廟行乎孔子曰天子巡狩必遷廟主行載於齋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皇氏之迂廟者主惟載新廷一室之主也今欲載群廟之主以行是違載廷之主也謹按禮記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也今欲兩都建廟作主是違尊無二上也謹按六典序兩都宮闕及廟宇此時東都有廟不載是六典不書也遍考書傳並不合修竊以武德正觀之中作法垂範之日文物大備儒彥畢臻若可修營不應議不及矣記曰樂由天作禮以地制天之體動也地之體止也此明樂可作禮難變也伏惟陛下誠明宰物莊敬御天孝方切於祖宗事乃求於根本再令集議俾定所長臣實職司敢不條白以對德章又有上中書門下及禮院詳議兩狀並同載於後其一曰伏見八月六日勅欲修東都太廟今會議事此時已有議狀准禮不合更修尚書丞即已下三十八人皆同署狀

德章官在禮寺實忝司存當聖上嚴裡故事之時會相公尚古黜華之日脫國祀典有乖禮文豈唯受責於曠官竊懼貽取於明代所以慙慙懇懇將不言而又言昨者異同之意盡可指陳一則以有都之名便合立廟次則欲崇修廟宇以候時廷殊不知廟不合虛主惟載一也謹按正觀九年詔曰太原之地肇基王業事均豐沛義等宛譙約禮而言須議立廟時秘書監顏師古議曰臣傍觀祭典遍考禮經宗廟皆在京師不於下土別置昔周之豐鎬實為遷都乃是因事使營非因一時別立太宗許其奏即日而停由是而言太原豈無都號太原是時猶廢東都不立可知且廟室惟新即須有主主既藏瘞非虛而何是有都立廟之言不改而自破矣又按曾子問曰古者即行必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狩必以遷廟主行載於齋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矣皇氏云遷廟主者惟載新

遷一室之主也如祧廟之主無載行之文假使將候時迭自可修營一室
議御九室有何依憑夫宗廟尊事也重事也至尊至重安得以疑文
定論言苟不經則為擅議近者勅旨凡以議事皆須一一據經若無經
文任以史證如或經史皆無據者不得率意而言則立廟東都正經
史無據果從臆說無乃前後相違也書曰三人占則從一人之言會
議者四十八人所同者六人耳比無二三之喻又何其多也夫堯舜之
為帝迄今稱咏之者非他術異智者也以其有賢臣輔翼能順考古道
也故堯之書曰若稽古帝堯舜之書曰若稽古帝舜孔子傳曰傳說
佐殷之君亦曰事不師古匪說彼聞考之古道既如前驗以國章又
如此將求典實無以易諸伏羲必本正經稍抑淫議踵臯熒之古道
法周孔之遺文則天下守真之儒實所幸甚其餘已其前議其二曰
夫宗廟之設主於誠敬旋觀典祀貳則非誠是以匪因遷都更不別

立廟宇記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又曰凡祭有其
廢之莫率也有其率之莫廢也則東都太廟廢已多時若議增修
稍違前志何者聖曆神龍之際武后始復明諱中宗取其廟易置
太廟焉本欲權固人心非經久制也伏以所存神主既請祧藏今廟
室惟新郎須有主神主非時不造廟寢又無虛議如修復以候時延又
時延惟載主脩在方元可得而詳又引經中就有數等或是弟子之
語或是他人之言今廟不可虛尊無二上非時不造主合載一主行
皆大聖祖及宣尼親所發明者比之嘗據不可同餘又丘明修春秋
悉以君子定褒貶至陳泄以忠獲罪晉文以臣君君於此數條復稱
君子將平得失特以宣尼料之傳曰危疑之理須聖言以明也或以
東都不同他郡地有壇社宮闕欲議御葺似是無妨此則酌於
意懷非曰經據也但以遍討今古無壇社立廟之證用以為說實

所未安謹按上古殷周旁稽故實除因遷都之外無別立廟之文制曰自古儀禮皆酌人情必若稷嗣知譏賈生達識才可發揮大政潤色皇猷其他管窺蓋不足數公卿之議實可施行德章所陳最為淺近豈得苟申獨見妄有異同事貴酌中禮宜從衆宜令有司擇日修崇太廟以番守李石充使勾當

六年二月擇日說定禮官既行旋以武宗登遐其事遂寢至五月宣宗登位復詔東都備法駕迎木主歸祔太廟兩都太廟木主自此始也其年十一月

太常博士任疇上言前月十七日饗德明興聖廟得廟直候論狀稱懿祖室在獻祖之上當時雖以為然便依行事猶牒報監祭使及宗正寺請過祭詳窺玉牒如有不同即相知聞奏爾後復伏檢高祖神堯皇帝本紀伏審獻祖為懿祖之昭懿祖為獻祖之穆昭穆之位天地極殊今廟室奪倫不即陳奏尚為苟且罪不容誅乃刺修撰朱傳檢討王

皦研精詳覆得報稱天寶二年制追尊各繇為德明皇帝涼武昭王為興聖皇帝十載立廟至正元十九年制從給事中陳京右僕射姚南仲等一百五十人之議以為禘祫是祖宗以祭序之祭凡有國者必尊太祖今國家以景皇帝為太祖太祖之上施於禘祫不可為位請接德明興聖廟共成四室祔遷獻懿二祖謹尋傳等所報即當時表奏並獻居懿上伏以國之大事宗廟為先禘祫之禮不當失序四十餘載理難尋詰伏祈聖鑒即垂詔勅具禮遷正其月疇又奏曰伏奉今月十三日勅以臣所奏獻祖懿祖二室例置事宜令禮官集議聞奏者去年十七日緣過太廟祫享太祖景皇帝已下群卿之准正元十九年所祔獻祖懿祖於德明廟共為四室准元勅各於本室行享禮審知獻祖合居懿祖之上昭穆者正其時親見獻祖之室例居懿祖之上於後遍檢圖籍實見殊差遂敢奏聞今奉勅宜令禮官集議聞奏者臣得奉禮部李

尚太祝柳仲年協律郎諸葛玖李儻檢討官王皞修撰官朱儔博士
閔慶之等七人狀稱謹按高祖神克皇帝本紀及皇室圖譜并武德正觀
永徽開元已來諸礼著在甲令者並云獻祖宣皇帝是神克之高祖懿祖
光皇帝是神克皇帝之曾祖以高祖辨之則獻祖是懿祖之父懿祖是獻
祖之子即博士任疇所奏 祀不虛臣等伏乞即垂勅詔具礼遷正其事
遂行

大中六年正月吏部尚書李景讓上疏言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四庙當遷
出且穆宗是陛下兄敬宗已下是猶子陛下拜兄尚不可拜姪可乎使陛
下不得親事七庙宜升代宗已下八庙以正三昭三穆之序下百寮集議
不定而止

中和元年黃巢犯闕僖宗避狄于成都夏四月有司請享太祖已下十一
室詔公卿議之太常卿牛勣與儒者議其事或曰王者巡狩以遷庙主行

如無遷庙之主則祝史奉幣帛皮珪告于祖庙遂奉以出載於齋車
每合奠焉今非巡狩是失守宗庙則當罷宗庙之事叢疑之時作監王
檢太子賓客李臣又礼部員外郎袁皓建議異同及左丞崔厚為太常卿
遂議立行庙以玄宗幸蜀時道宮玄宗殿之前架幄幕為十一室又無神
主题神版位而行事違礼者非之明年乃特造神主祔於行庙

天祐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左僕射裴贇等二百六十七人奏竊以昭宗皇
帝山陵虞祭畢祔太庙合定祧遷下尚書省集議聞奏者伏以廟朝文
礼宜循故實今據太常博士李侗柳莊議狀證引不同只請准近朝例
祧順宗一室入祔昭宗神主從之

唐會要卷第十六

唐會要卷第十七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食實封
四百戶臣王溥纂

祭器議

廟災變

緣廟裁制不上

祭器議

永徽二年禮部尚書許敬宗議遵豆之數曰謹按光祿式祭天地日月
嶽鎮海嶽瀆先蠶遵豆各四宗廟遵豆各十二社稷先農等遵豆
各九風師雨師等遵豆各二尋此式文事實乖戾社稷多於天地似
不貴多風雨少於日月又不貴少且先農先蠶俱為中祀或四或六理
不可通謹按禮記郊特牲玄遵豆之荐水土之品不敢用褻味而貴
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此即祭祀遵豆以為多貴宗廟之數不可

唐會要卷第十六

唐會要卷第十七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食實封
四百戶臣王溥纂

祭器議

廟災變

緣廟裁制不上

祭器議

永徽二年禮部尚書許敬宗議遵豆之數曰謹按光祿式祭天地日月
嶽鎮海嶽瀆先蠶遵豆各四宗廟遵豆各十二社稷先農等遵豆
各九風師雨師等遵豆各二尋此式文事實乖戾社稷多於天地似
不貴多風雨少於日月又不貴少且先農先蠶俱為中祀或四或六理
不可通謹按禮記郊特牲玄遵豆之荐水土之品不敢用褻味而貴
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此即祭祀遵豆以為多貴宗廟之數不可

踰郊今請大祀同為十二中祀同為十少祀同為八彝奠准中祀自餘
從坐並請依舊室從之

開元二十三年正月十八日敕文宗廟致享務在豐潔禮經沿革必本人
情遵豆之荐或未能備物宜令禮官季士詳議具奏太常卿韋縉請
宗廟之奠每座各加十二又酒爵制度全無一合執持甚難請稍令寬
大仍望付尚書省集衆官詳議兵部侍郎張均及職方郎中韋述等議
曰謹按祭統曰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荐者莫不咸在聖人知孝子
之情深而物類之無根故為之節制使有常禮物有其品器有其常教上
自天子下至公卿貴賤差降無相踰越百代常行無易之道也左傳曰
饗以訓恭儉宴以示慈惠恭儉以行礼慈惠以布政享之與宴猶莫異又
祭奠所陳固不同矣今欲取甘旨之物肥濃之味隨所有者充祭用
苟踰舊制其何限焉雖籩豆有加豈能備也傳曰大羔火不致深盛不鑿

昭其儉也若以今之珍饈平生所習求神無方何必師古自漢以降諸陵
皆有寢宮歲時朔望薦以常饌此既常行亦足盡至孝之情矣宗廟
正礼宜依典故率意變革人情所難又按舊制一升曰爵五升曰散礼
器稱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此明貴小賤大示之節儉豈
可舍先王之道以徇一時之所尚廢棄禮經以從流俗裂冠毀冕將安
用之且君子愛人以礼不求苟合况在宗廟敢忘舊章請依古制庶可
經久太子賓客崔沔議曰竊聞識禮樂之情者能作知禮樂之文者
能述：作之義聖賢所重古今所崇變而通之所以久也所謂變者
變其文也所謂通者通其情也祭祀之典肇於太古人所飲食必先嚴獻
未有火化茹毛飲血則有毛血之薦未有翹葉汚樽杯飲則有玄酒之奠
施及後王礼物漸備作為酒醴用其犧牲以致馨香者以極豐潔故有五
牲八簋之盛五齋九獻之殷然以神道至玄可存而不可測也祭礼

之敬可備而不可廢也是以毛血腥爛玄罇犧象靡不畢登於明薦矣
然而薦貴於新味不尚褻雖則備物猶存節制故禮去天之所生他
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備物之情也天曰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
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此節制之文也鉶俎籩豆簠
簋樽罍皆周人之時饌也其用通於燕享賓客而周公制禮咸與毛
血玄酒同薦於光晉中郎盧湛近古之知禮者著家祭禮皆晉時常
食不復純用舊文然則當時飲食不可闕於祭祀明矣是變禮文而通
其情也我國家由禮立訓因時制範考圖史於前典籍稽周漢之舊義
清廟時享禮饌畢陳用周制也而古式存焉園寢工食時饌具設遵
漢法也而珍味極焉職貢來祭致遠物也有新必薦順時令也苑囿之
內躬稼所收蒐狩之時親發所中割鮮擇美薦而後食盡誠敬也若
此至矣復何加焉但當申勅祭神如在無或簡怠增勗虔誠其盡貢

珍羞或及時鮮美考諸祀典有所漏略皆詳擇名目編諸甲令因宜而
薦以類相從則新鮮肥濃盡在是矣不必加於籩豆之數也至於祭
器隨物所宜故太羹古食也盛於登登古器也盛於鉶和羹時饌也盛
於鉶鉶時器也亦有古饌而盛於時器故凡血盛於盤玄酒盛於罇未有
薦時饌而追用古器者由古而質今文便於事也雖加籩豆十二未
足以盡天下美物而措諸清廟有兼倍之名近於侈矣又據漢書藝文
志墨家之流出於清廟是以貴儉由此觀之清廟之不尚於奢舊矣
太常所請恐未可行又稱酒爵全小須加廣大竊據禮又有以小為
貴者貴獻以爵貴其小也小而不制敬而非禮是有司之失其傳也固
可隨失釐正無待議而後革未知今制何所依准請兼詳今式據文而
行礼部員外郎楊仲昌議曰鄭玄云生人尚褻食鬼神則不然春秋曰蘋
蘩藟藻之菜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又曰太羹不致采芻不鑿

此明君人者有國奉先敬神嚴享豈肥濃以為尚將儉約以垂則六海之物鮮肥之類既乖禮云之情而變作者之法皆充祭用非所宜也易曰樽酒簋食納約自牖此明祭尚簡易不在繁大者所以一樽之酒貳簋之奠為明祀也薦肥濃則褻味有登加籩爵則事非即古與其別行新制寧加謹守舊章又漢家園陵八節上食自茲以降代行其典正觀之後禮法刑定今陵寢見有八節之奠蕪朔望常食聖心追遠每物加薦不敢黷於宗廟請施行之於園陵愚忝主司顧非知禮布之執事惟裁擇焉戶部郎中楊伯成左衛兵曹參軍劉秩皆建議以為請依舊禮於宰臣具汚迷苛議以奏上曰享祀菜盛實思豐潔不應法制者亦不可用於使令太常量加品味常縮又請每室加籩豆各六每四時異品以時新菓及珍羞同薦制可之又酌獻酒爵上令用藥汁一升合於古義而多少適中自是常依行為大曆元年七月五日勅南郊大廟

祭器令所造兩副供用一副貯庫諸壇廟祭器更別造一副諸雜用者亦宜別造不得効廟及諸壇祭器

廟災變

開元五年正月二日太廟四室崩上素服避正殿迎神主於太極殿初將幸東都而太廟崩召宰臣宋璟蘇頌問其故對曰今三年之制未畢誠不可幸凡災變之發皆所以明教誡陛下宜增崇大道以答天意且停幸東都上又召姚崇對曰太廟殿本是符堅時所造隋文帝創立新都移宇文廟故殿改造此廟歲月滋深朽蠹而毀山有朽壤尚不免摧木朽而崩偶與行期相會不為緣行乃崩且天子以四海為家陛下為閔中不熟所以為人行幸上曰卿言正合朕意遂幸東都右散騎常侍褚無量請修德諫曰臣聞尚書洪範傳曰王者陰盛陽微則先祖見其變昔成湯遇旱引事自責云女謁盛耶今太廟毀壞即是

先祖見變後宮之中非所幸者親享之後簡出少多以應其變又竊聞左右近臣妄奏云國家太廟其材木本是符堅時舊殿隋文帝創立新都移宇文廟故殿改造此廟臣按地志隋文帝開皇初創置長安城即造此廟元非符堅宇文氏所作况我國家及隋文帝貴為天子宮田有四海豈復遽取符堅之舊殿以充太廟者乎此則言偽而辨殊不足採納伏願精選舉用賢良節奢靡輕賦稅緒絕代慎刑罰納諫諍察諛諛夫如是則人和則氣和氣和則天地和矣人天和會災異自銷伏願虔奉神心克謹天誠十月七日伊闕縣人孫平子上封事曰臣竊見今年正月太廟毀此乃躋聖賢之所致也臣按左傳云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蒸嘗禘於廟今日有違於此也昔魯文公二年宗伯弗忌躋僖公子閔公上後致太室壞春秋異而書之今日有同彼也君子以弗忌為失禮又按五行志書僖公之兄喜為閔公臣居君上是為失禮

也遂太室壞且兄臣於弟猶不可躋之弟上况弟臣於兄豈可躋弟於兄上邪昔莊公三十二年薨閔公二年告禘自薨至禘向有二年春秋猶非之失禮况夏崩久禘不亦太速乎且太廟中央曰太室尊高象也魯自是陵夷將墮周公之祀臣據此斷之即太廟毀亦今日將欲陵夷之象墮先帝之祀也斯亦上天祐我唐國此災以陛下去年禘孝和於別室告祭於太廟未祭孝和先祭太上皇此乃與僖閔事同先臣後君也昔躋兄弟上今今弟先兄祭過有甚於古也昔登臣君上今亦如之事豈不同邪昔太室壞今太廟毀變宣不同邪若以兄弟同昭則不合出致別廟若以臣子一例則孝和合進為昭昔武氏篡國十五餘年孝和挺劍龍飛再興唐祚反正朔服色咸依正觀故事此即有大功於天下也今禘於別室是廢先聖之訓棄中興之功下君上臣輕長重幼昔晉太康五年宣帝廟地陷梁折八年正月太廟殿陷改作

殿宇更營新廟遠致名材雜以銅柱自八年九月造至十年四月乃成十一月又梁折毀壞此言之天降災譴非枯朽也晉不知過天下分崩王室大亂特望天恩少垂詳察速召宰相已下謀議移孝和入廟何必苦違禮典以同魯晉詔下禮官議太常博士陳正節馮宗蘇獻等議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并太祖而七昭穆者父子之位則知七世之親無兄弟之義矣殷紀成湯至於帝乙父子兄弟十有二君其正代止六而已易乾鑿度曰殷之帝乙六代王也此則兄弟不數為代之明據也又殷人六廟親四并湯而六殷代兄弟四人相次為君若以為代便當上毀四室如此則無復祖禰之祭矣古之廟位自禰已上極於太祖雖數謚迭毀隨而上遷三昭三穆未嘗有關也又禮太宗無子則立支子又曰為人後者為之子無兄弟相為後之文所以舍至親取遠屬蓋以兄弟一体無父子之道故父子曰繼兄弟曰及禮兄弟不相入廟者假如兄弟代立孫姪

承統告享之日不得稱嗣子嗣孫則當上列云伯考伯祖下繫之姪子姪孫此乃成七廟之位號不成繼統之義焉斯又不可之甚也又殷十二代惟三祖三宗明兄弟相及自別立廟不必繼之七代後漢世祖列序七廟而惠帝不入其數豈非文帝之嫡兄乎及文武代立子孫克昌為漢之太宗晉景亦晉文之兄緣景帝絕嗣不列七廟之數何以知之據永熙元年告謚世祖稱景帝為從祖也若以晉武越以尊崇其文而致廟壞遂及亂亡何因漢氏遷出惠帝宗尊文帝而享世二十有四年四百三十殷廟何嘗見崩漢廟未始經折殷漢之盛委而不言魯晉之災引以為喻是以春秋書太室壞者乃垂明誠何必閔僖晉太廟所以毀折者天誅奢麗不以遷廟然天子七廟諸侯五廟辨貴賤之差也父子相繼一萬人心也昭穆列序重繼統之義也今孝和皇帝若與聖真皇帝相亞在廟止成六世何以辨貴賤乎胤嗣滅何以宗後代乎昭穆

失序何以成繼統之義乎况國家遠遵殷之湯甲近法漢之成帝特以孝和實中興之明主間百代不毀之廟別立寢廟永以寧神歲時蒸嘗與國終始有何不可乎平子之太廟崩緣躋聖賢所致引信公後堯遷居問公之上稱為逆祀取類當今然孝和升新寢之後聖真皇帝方上祔高宗斯則未嘗一日躋居孝和之上引茲為證豈非誣罔朝廷抑平子不識忌諱肆其狂瞽危言高論謗訕朝廷引哀晉之朝比聖明之代言偽而辨禮所不容狀入久不決上令宰臣召平子與禮官對定可否博士固執前議平子曰辨所引咸有經據敵苟又不能屈之時蘇頌知政事以敵是從祖之兄願党之議竟不行平子上論不宜遂已平子為康州都城縣尉議者以平子之議是也

至德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新作九廟神主於長安殿安置上親享之先是京師宗廟被焚上在彭城原使人初肅宗將復宮闕遣左司郎中陷沒於鳳翔先作神主及是迎享

李巽先行告廟之礼工部尚書顏真卿謂礼儀使崔器曰春秋時新宮焚魯成公三日哭今太廟為盜焚毀宜築壇於野皇帝向東哭然後遣使事竟不行又曰告廟祝文稱嗣皇帝上皇在蜀稱嗣可乎遽奏改之中旨嘆重宣勞焉先是御史大夫廉郾為協律郎知東都太廟時安祿山陷東都郾潛奉九廟神主於私第至德三年東都收復有司備法駕迎神主歸於太廟以功遷大理司直廣東初代宗自陝將還尚書右丞顏真卿請皇帝先謁五陵廟然後還宮宰相元載謂真卿曰用捨在相不言者何罪朝廷事豈禁公破除邪建中二年二月復肅宗神座于寢宮初寶應中西戎犯京師焚建陵之寢至是始創復焉

元和十一年正月宗正寺奏建陵黃堂南面丹景門去年十一月被賊斫破門戟四十七竿詔曰所由闕於周防敢爾侵犯各據事

狀宜有科懲知山門押官決六十前一任官曠騎三衛並決四十陵令馬叙罰一季俸料陵丞李建罰一月俸宗正卿李上公罰一月俸大中五年十二月景陵有賊驚動斫損神門戟架等至六年四月下詔曰景陵神門盜傷法物其賊既抵拒法官吏等須有懲責宗正卿及陵令縣令已從別勅處分京兆尹邦畿不能肅清封部責帥之義其何以逃宜罰兩月俸料其日貶宗正卿李文舉為睦州刺史陵令姜閱為岳州司馬奉先縣令裴讓為隨州司馬權知縣事主簿張行之為邵州司戶陵丞李咸停見任仍殿三選所由節級苛科責

光啓元年三月中書門下奏曰伏以前年冬月有震俄致巡幸主司宗祐迫以倉徨移蹕鳳翔未敢陳奏今將迴輦輅皆舉典章清廟再營孝思式備伏請降勅命委所司參詳典禮修奉詔從之

修奉太廟使宰相鄭延昌奏太廟大殿十一室二十三間十一架功績至大憲宗廟制度有素難為損益今不審依元料修奉為復更有商量下禮官詳議太常博士殷盈孫議曰如依元料難以速成况帑藏方虛須資變禮竊以至德二年以新修太廟未成其新造神主權於長安殿安置便行享告之禮如同宗廟之儀以俟廟成方為遷祔今京城除充大內及正街外別無殿宇伏聞先有詔旨欲以少府監大廳權充今廟其廳五間伏緣十一室於五間之中陳設隘狹請更接續建成十一間以備十一室薦向之所其三太后即於監內取西南屋三間以備三室告享之所詔從之其年十二月僖宗再幸室鷄其太廟十一室并祧廟八室及孝明太皇太后等別廟三室神主緣室法物宗正寺官屬奉之隨駕至鄠縣為盜所劫三年二月車駕自興元還京以宮室未備權駐鳳翔太常禮院奏皇帝還宮先謁太廟

今宗廟焚毀神主失墜請准例修奉者禮官議曰按春秋新宮災三日哭傳曰新宮宣公廟也三日哭禮也按國史開元五年正月二十日大廟四室摧毀時神主加存迎奉於太極殿安置玄宗素服避正殿寶應元年肅宗還京師以宗廟焚毀於光順門外設次向廟哭應檢故事不見百官奉慰之時然上既素服避殿百官奉慰亦合情理竊循故事比祔參詳恐須宗正寺具宗廟災毀神主失墜事由申奏皇帝素服避殿受慰訖輟朝三日下詔委少府監擇日依禮改造別聖神主詔從之

緣廟裁制上

乾封元年六月二十三日詔朕每准宗廟至敬虔誠裸享而二等一奠情有未安思革舊章用宗嚴配自今已後宗廟薦享爵及簠簋登鉶各宜別奠其餘牢饌並依常典

儀鳳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太常以仲春告祥瑞於太廟上令禮官徵求故實太常博士賈大隱對曰古者祭以首時薦用仲月近代相承元日奏祥瑞二月然後告太廟蓋緣告必有薦便於禮也又檢正觀己未勅令無文禮司因循不知所起上令依求行焉

開元十五年二月十五日勅享宗廟差左右丞相尚書嗣王郡王攝三公行事若人數不是通取諸司三品已上長官自餘祭享差諸司長官及五品已下清官至二十三年正月二十日自今已後有大祭宜差丞相特進少保少傅尚書賓客御史大夫攝行事至二十五年七月八日勅太廟每至五饗之日應攝三公令中書門下及丞相師傳尚書御史大夫嗣王郡王中揀擇德望高者通攝餘司不在差限至二十七年二月七日制宗廟致敬必先於如在神人所依無取於非族其應太廟五享宜於宗子及嗣王郡王中揀擇有德望者令攝三公行事其異

姓官更不須差攝

二十一年二月十月勅太廟九室室長各三人於見任齋郎中揀擇有景行諸閑儀注者送名禮部奏補仍給厨食滿十年與官至天寶十載正月十日赦文廟者免也取象存焉是礼由情因心則感太庙宜制内官以備嚴奉仍於庙外造一院安置庶申罔極之恩無忘事生之礼宜於舊中宗庙院安置内官其室長停不須更補内官自肅宗起復京城後遂廢至乾元元年四月二十八日宗正卿李遵奏每室准格各置室長三人至十年並皆與官中間李彭奏停伏望准格更置勅旨依至正元元年四月十三日勅准建中三年二月二十三日勅東都祠祭既停其郊社齋郎不合更置並停者其東都太庙齋郎室長請准郊社例停廢

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勅宗庙祭享遵豆且加麋鹿鶉兔野鷄

等料夏秋供腊春冬供鮮仍令所司祭前十日具數申省准料令殿中省供送至天寶三載四月十六日詔祭神如在傳諸古訓以多為貴著在礼經腓骨之儀蓋昔賢之尚質甘旨之品亦孝子之盡誠既切因心方資變礼其已後享太庙宜料外每室加常食一牙盤仍令所司務盡豐潔至十一載閏三月二十九日勅每月朔望日宜令尚食薦太庙每一室一牙盤内官薦享仍五日一開門洒掃至正元十二年十月十三日勅太庙九室及昭德皇后庙每月朔望兩享祭食共一十臺盤先是尚食造供今月八日中書門下奉宣進止宜令宗正與太常討會各令所司辦集不須更待尚食供送

天寶三載四月五日詔湏四時有事于太庙兩京同日告享雖卜吉辰俱遵上日而義深如在礼或有乖自今已後兩京宜各別擇吉日告享九載十一月勅自今已後每親告獻太清太微宮及太庙

改為朝獻所由行事為薦獻巡陵為朝拜告宗廟與祭天地饗祀
祝文改昭告為昭薦以為告者臨下之制故也
正元九年十一月有事于郊廟太常博士陸贄奏請准礼用祝板祭
畢焚之
六年正月七日祭官有祿服既葬公除及聞哀假滿者請許吉服赴
宗廟之祭其同官未葬雖公除者請依前禁之

唐會要卷第十七

唐會要卷第十八

緣廟裁制下

配饗功臣

雜錄

緣廟裁制下

正元九年九月制昭德皇后廟神座褥改用紫初昭德廟褥出自禁中因
以赭黃至是太常卿裴郁奏請九室神座褥並請用昭德色上謂以尊
後卑不許 十二月太常博士常彤裴堪等議曰謹按礼經前代故
事宗廟魚朔望祭食之儀園寢則有朔望上食之礼國家自正觀至
開元修定礼令皆遵舊典至天寶十一年三月初別令上食朔望進食
於太廟自太廟已下每室奠饗食其進尊之礼内官主之在臣礼司並無
著令或云當時祀官王璵不本礼意妄推緣坐之義請用宴私之饌此則
可薦於寢宮而不可饋於太廟一時之制久未變更至今論礼者璵王
璵之議伏奉今月八日進止其朔望進食宗正與太常計會辨集

改為朝獻所由行事為薦獻巡陵為朝拜告宗廟與祭天地饗祀
祝文改昭告為昭薦以為告者臨下之制故也

正元九年十一月有事于郊廟太常博士陸贄奏請准礼用祝板祭
畢焚之

六年正月七日祭官有祿服既葬公除及聞哀假滿者請許吉服赴
宗廟之祭其同官未葬雖公除者請依前禁之

唐會要卷第十七

唐會要卷第十八

緣廟裁制下

配饗功臣

雜錄

緣廟裁制下

正元九年九月制昭德皇后廟神座褥改用紫初昭德廟褥出自禁中因
以赭黃至是太常卿裴郁奏請九室神座褥並請用昭德色上謂以尊
後卑不許 十二月太常博士常彤裴堪等議曰謹按礼經前代故
事宗廟魚朔望祭食之儀園寢則有朔望上食之礼國家自正觀至
開元修定礼令皆遵舊典至天寶十一年三月初別令上食朔望進食
於太廟自太廟已下每室奠饗食其進尊之礼内官主之在臣礼司並無
著令或云當時祀官王璵不本礼意妄推緣坐之義請用宴私之饌此則
可薦於寢宮而不可饋於太廟一時之制久未變更至今論礼者璵王
璵之議伏奉今月八日進止其朔望進食宗正與太常計會辨集

者伏以陛下虔奉宗廟齋心自中事歸有司各令盡敬然後詳議
故實臣得竭誠謹按祭統云夫祭者非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也林
而奉之以礼由是物牢有定制籩豆有定數罄天生地長之物極昆蟲
草木之異可薦者莫不成在先王以此享宗廟交神明全孝敬也若
生之食飲膳羞八珍有品可嗜之饌隨好所遷美脆旨甘皆為粢
味先王以此宴賓客接人情示慈惠也則知薦享宴會於文已殊聖
人別之以異為敬今若以熟食薦太廟恐違礼本又祭義曰祭不欲
數則煩不欲祭不欲疏則怠則忘是故禴祠烝嘗感時
致享此聖人俯就之中制也今園寢每月二祭不為疏也太廟每
歲五饗不為數也則人臣執事在疏數之間得盡其忠也若令
牲牢俎豆之司更備膳羞盤盂之饌朔日月丰將以為常環四
時之中雜五饗之礼為數既甚黷亦隨之雖曰不然臣不信也夫

聖王之制必師於古訓不敢以孝思之極而過於礼不敢以穀膳之多而
藜於味伏願陛下遵開元萬代之則省天寶權宜之制園寢之上得極
珍羞宗廟之中請依正禮臣等忝司礼職敢罄愚衷上今宣示宰相
臣等曰此礼已經先朝所定朕未敢遽有改移待更高量期於允當
至元和中四年二月太常丞王澄上疏請去太廟朔望上食詔令百官詳
議開元礼太廟每歲禴祀烝嘗凡五饗天宝末玄宗以尚食錢每朔望
具常饌而令宮闈令上食於太廟後遂為常由是朔望不視朝比於大
祀故也國子博士史館修撰李翱奏議曰國語曰王者曰祭礼記曰王
立七廟皆曰祭之周礼不載日祭月祭唯四時之祭禴祀烝嘗漢氏
皆雜而用之蓋遭秦火禮經燼滅編殘簡缺漢乃求之先儒穿鑿各
申己見皆託古聖之名以信其語故其記各不同也古者廟有寢而不
墓祭秦漢始建寢廟於園陵而上食焉國家因之而不改正觀開

元禮並無宗廟日祭月祭之禮蓋以日祭月祭既已行於陵寢矣故太廟之中每歲五饗六告而已不然若房主齡魏徵之徒皆一代之巨窮極經史豈不見國語禮記有日祭之辭乎斯足以明矣伏以太廟之享僅豆牲牢三代之通禮是貴誠之義國寢之奠改用常饌秦漢之權制乃食味之道也今朔望上食於陵寢循秦漢故事斯為可矣若朔望上食於太廟豈非用嘗饗味而貴多品乎且非禮所謂至敬不饗饗味而貴氣臭意也傳稱屈到嗜芟其疾召其宗老而囑之曰祭我必以芟及薦芟其子屈建命去芟而用羊饋籩豆脯醢君子是之言事祖考之義不當以其生存所嗜為獻蓋明非食味也然則薦常饌於太廟無乃與薦芟為比乎且非三代聖王之所行也况祭器不設俎豆祭官不命三公執事者惟宮闈令與宗正卿而已謂之上食可也安得以為祭乎且特饗於太廟有司攝事祝又曰孝曾孫皇帝臣某謹遣太尉

臣名敢昭告于高祖神克皇帝祖妣太穆皇后竇氏時維孟春永懷罔極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粢合鄉簋嘉蔬薦嘉醴齊敬修時饗以神追慕尚享此祝詞也前饗七日質明太尉誓百官於尚書省曰某月某日時享於太廟各揚其職不供其事國有常刑凡陪饗之官散齋四日致齋三日然後乃可以為祭也宗廟之禮非敢擅議雖有知者其誰敢言故六十餘年行之不廢今聖朝以弓矢既蒙禮樂為大故下百寮使得詳議臣等以為正觀開元禮並無太廟上食之禮以禮斷情罷之可也至若陵寢上食採國語禮記日祭月祭之詞因秦漢之制循而存之以廣孝道如此則經義可據故事不遺大禮既明永息異論可以繼二帝三王而為萬代法與其黷禮越古貴因循而憚改作猶天地之相遠中書舍人武儒衡議曰臣謹按開元禮太廟九室每年惟五饗六告祭用牲牢俎豆而已劉歆祭義曰大禘則

終王壇墠則歲貢二祧則時享會高則月祀祖禰則日祭國語云王者日祭月祭饗時類歲祀此則往古之明徵國朝之顯據蓋日祭者薦新也言物有可薦則薦之不必十擇時也故叔孫通云古有常果今櫻桃方熟可以為獻由是惠帝取以薦宗是不卜日矣當時叔孫通之言且曰有常果即明古礼非漢制也月享者告朔也論語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孔子以為不可則告朔必具牲宜明矣春秋又譏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此則月祭殷周已降比有之也薦園寢者始於秦代漢氏因之而又改人君王年之祭以日易月喪紀既已二十七日而除則朔望奠酌不復親執故既葬之後移之園陵祠殿月遊衣冠取象平生務後豐潔所以陵寢朔望上食與太庙日祭月享本旨不同今王涇所引太庙同日時設祭以為越礼臣竊謂王涇但宜論太庙陵寢朔望奠祭可廢之旨不當以用日時為議何者漢宗園陵一百六十七所

郡國祠祝豈不與宗庙同日同時者乎在礼既祭於室又繹於祊蓋廣乎求神者也則宗庙陵寢嘗初同時理固無害又韓臯引漢官儀古墓祭韓議狀臣據周礼塚人之職凡祭墓則為之尸古亦墓祭但與漢家陵寢不同耳安得謂之無哉又王涇狀以太庙設祭別加常饌以為褻味而韓臯則云法饌依經固非黷敬臣按春官太宗伯以三畝裸饗先王三者謂解牲體薦血腥灌之以鬱鬯者也又祭義曰祭之日君牽牲入庙門麗于碑卿大夫袒而割牛尚耳胙骨祭腥敬之至也夫豈謂常饌耶蓋盡其禮焉蓋盡其礼而無過失焉所以然也是簠簋有數籩豆有殺雖多更聖賢不敢加也今天常饌庖人羞之膳天難之糝以羶香雜以酉亲不具有司之享黷神明於媒近意雖不褻而事已褻矣况古者天子立七庙又為壇墠以祭去祧之主近則起土遠則掃地蓋彌遠而彌尊盜敬而盜簡臣以為陵庙追也親親也朔望奠獻尚潔務豐

宜倫常時以庶孝也宗廟遠也尊尊也禘祫時饗告朔荐新宣崇古制以正禮也惟太廟望祭無所本據蓋異時有司因其陵寢有朔祭望祭以為宗廟既有朔祭則望祭亦合行之殊不知宗廟朔祭乃告朔也臣以為宜罷此耳仲尼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蓋言理有更改則三年之外斯可矣天寶之令行於一時者哉今陛下紹十聖之景光廓八紘之氣稷風掃長孽神驅大妖銷金戟以厚農直玉斗而序政博采群議詳求典經將欲成一王之教垂萬代之法安可因陵寢緣情取象之禮黷宗廟荐鬯設饌之儀甚不然也事竟不行

元和元年十二月禮儀使高郢奏六典凡駕行幸有夜警言晨嚴之制今署司所申是并警亦呼為嚴相承已久樂官不能辨伏奏開元禮皇帝時齋食太廟及上辛祈穀於圜立皆於正殿致齋第三日欲赴行宮前七刻五刻二刻有三四嚴之儀並無五更三點以前四嚴及駕至橋

一嚴之文伏請勒停准禮依時刻三嚴又其時所設宮懸而不作鑾駕進發不明鼓吹至祀日太廟齋禮畢鑿駕欲發及南郊行事亦鑿駕還宮之時然後各有三嚴皇帝既還大次停一刻須槌一鼓為嚴三刻須槌二鼓為再嚴五刻須槌三鼓為三嚴往例儀注皆准此禮鼓吹署所申並與禮文不同又都不知准禮是行事畢有三嚴之制伏以立禮之旨務於精誠鑿駕出宮在祀前之日猶懸而不作不鳴鼓吹况祠所齋潔明發行事此夜誠合清淨不應鉦鼓喧譁其鼓吹署所申四嚴及臨上壇一嚴伏請勒停其行事畢後南郊迴請准禮依時刻三嚴太廟宿其夜不嚴及南郊迴於明德門裏鼓吹引駕至丹鳳門

二年九月中書門下言先王制禮皆有著定之文後人沿情或徇一時之敬過有不及遂至於煩徇有司參酌禮意若無釐革稍黷舊章其太廟諸陵薦新諸陵節日遣使臣等商量請每除太廟時饗及朔

望上食諸陵朔望奠親陵朝晡奠外餘享祀及忌日告陵等並傳其
果實甘橘蒲桃菱梨遂方所進並請遣使於諸陵荐獻果實之中甘
瓜特異亦請上薦其餘瓜果四時新物並委陵令與縣司計會及時
薦獻其傳使亦傳制可

三年四月太常禮院上言太廟時享及告廟朔望荐食同日謹按禮經
祭不欲數伏以太廟禘祫祭禮重於時享准禮時享與禘祫同月即
其月但行禘祫不行時享蓋不欲煩是禮先重者今時享重於朔望荐
食稽求禮情參輕重於時享之月朔望荐食亦合便停若兩禮並行即
祭恐煩黷伏請每至時享及臘享但行享禮其月朔望荐食請停
餘月一准舊例如告廟日與朔望薦食日同伏請先行告禮然後荐
食即異疎數有節合於禮令從之

四年九月監察御史劉遵古奏太廟五享攝祭三公等伏准開元二

十五年七月八日勅每至五饗良之日應攝三公令中書門下及丞相師
傅尚書御史大夫兼嗣郡王擇德望高者通攝諸司不在差限者伏
以太廟攝祭公卿准勅令先差僕射尚書及師傅等如無此色官然合
次差諸司三品比來吏部因循不守勅文用人稍輕伏請起今年冬季已
後勒吏部准勅差定如僕射尚書等闕即差京師三品職事官充勅宜依
十五年六月勅今月一二日祔享太廟闕憲宗皇帝室祝版劃睿宗
皇帝室祝版勾當點檢并進署官知廟宗正少卿嗣寧王季子鴻監
察使監察御史崔銳太常博士王彥威等各得款狀勅宗廟之禮嚴
肅是先薦告之詞精審為功方將升祔安可九室皆同既已祧遠豈
宜四昭咸在季子鴻專司廟事錯進祝文罪有根源理難降減宜
停任見博士既失於詳定御史又曠其監臨若不薄懲恐乖至當王
彥威罰兩月俸料仍削一階崔銳罰一季俸料仍削兩階餘並釋

放已後有禮合變文事宜中節者太常博士不得更稱舊例致令差殊
當奉嚴科別有處分故事將祔禮先告於廟庭跪奉八室曰以今吉
辰某皇帝神主祔謁遂奉神主請第七室祔享而不再告享畢祔于
第九室設安神之奠而詣之然則告太廟者以孫祔於祖尊不得伸也是
時憲宗神主升祔宰臣不詳舊典今有司再告祔禮于太極殿禮官執
議不過適屬宗正寺進祝版誤以憲宗尊號為睿宗御史博士職當
省察不知其誤宰臣兼怒之下詔削罰而變其舊禮時甚非之

長慶元年七月監察使監察御史路群奏今月九日孟秋享太慶廟攝
太尉國子祭酒韓愈准式於太廟致齋今於本寺監省有違格式勅宜
罰一季俸太和二年享敬宗皇帝祝文稱皇孝弟太常博士崔龜從奏
議曰臣審詳孝字載考禮文儀本主於子孫理難施於兄弟按禮記卜
虞之文子孫曰哀兄弟曰某然則虞之稱哀與祭之稱孝其義一也於祖

禰則禮宜稱孝於伯仲則止可稱名又東晉溫嶠議宗廟祝詞言孝字
非子孫則不稱若旁親則言告敢當時朝議咸以為宜今臣工考稱經
無兄弟稱孝之義下徵晉史有不稱旁親之文臣謂享敬宗廟宜去
孝弟兩字從之

五年五月太廟第四室六室缺漏上怒罰宗正卿李銳將作監王堪乃
詔中使補葺之右補闕韋溫上疏曰臣聞吏舉其職國家所以治事歸
於正朝廷所以尊太設制度立官司事存典故國有經費而最重者奉
宗廟也伏以太廟當修詔下逾月有司弛慢曾不用心宜默慢官以懲不
恪之罪擇可任者責以繕完之功此則事歸於正吏舉其職也而聖思不
勞百職無曠今慢官不恪止於罰俸憂軫所切使委內官是許百司之
官公然廢職以宗廟之重為陛下所私群官有司便同委棄此臣竊為
聖朝惜也事聞宗廟皆書史冊苟非舊典不可率然伏乞更下詔

書委所司營繕則制度不紊官業交修疏奏乃罷中使修葺
開成五年五月太常禮院奏宣懿皇太后祔廟伏准開元禮有皇后
祔廟牲牢樂懸典太廟享一室禮同今宣懿皇太后鄉食禮伏請宣下
勅旨宜依其年六月太常禮院奏宣懿皇太后寶冊函按晉大武帝
追尊簡文鄭太后問冕旒璽綬歸藏何處徐邈荅詔云臣按太始
元年追尊四年太后崩及開陵合葬其綬藏於陵中是元不埋
之也臣謂今藏於廟中宜合前事准國朝故事讓皇帝及增諸
太子寶冊等並隨神主於廟中安置勅旨宜依

大中三年十二月詔曰太常博士李稠所進狀言追尊順宗憲宗謚號禮官
請別造神主及改題事請集通儒詳定者宜令都省集議聞奏於是右
司郎中楊夔都官郎中盧搏都官員外郎劉彥謨等五人議曰臣等伏以
粟主升祔之後在禮無改造之文亦無重加尊謚改題神主之例求之

曠古實無其文周加太王季歷文王但以德合王周遂加王號未聞改謚
易主且文物大備禮法可稱最在兩漢並元其事光武皇帝中興定都洛
陽遣大司馬鄒禹入關奉高祖已下十一帝后神主至洛陽當草昧之時
兵力艱之專遣奉迎時神主不令新造故也事歷魏晉下及周隋雖易
代一旅之君亦有講學知禮之士皆不聞加謚追尊改主重題書在史
策可覆視也今惟引東晉重造鄭太后神主事為證伏以鄭太后本琅
琊邪王妃薨後已祔琅邪廟其後母以子貴將升祔太廟賀循請重造
新主改題皇后之號備禮告祔當時用之伏以諸侯廟主與天子廟主
長短不同若以王妃八寸之主上配至極禮似不同時諡神貪君之私用
此謬禮改造神主此量晉事又絕非宜且宣懿非穆宗之后實武宗
之母以子之貴已祔別廟正為得禮享薦無虧今若從祀至尊題主
稱為太后因臣因子正得其宜今乃別造新主題去太字即是穆

宗上僊之後臣下追致妃嬪之禮黷亂正經實驚有職臣當時並列朝行
知其謬戾伏以漢律擅論宗廟者以大不敬論又其時無詔下訪遂默塞
不出言今又欲重用東晉謬禮穢媒聖唐大典猥蒙下問故敢盡言又謹
徵盛唐前例甚有明文國史云武德元年五月條法加於長安通義禮舊
廟奉迎宣簡公懿王景皇帝神主升祔太廟既言於舊廟奉迎足明必
奉舊主矣其加謚追尊之禮自古本無其事自則天皇后攝政之後累
累有之自此之後敎用其禮歷檢國史並無改造及重題之文若重題
易主不書於策臣等以為即當告新謚于廟而止不重題易主明矣今
改造神主自古並無其事惟重題之禮國史有開元初太常卿常
緇奏以宗廟題后主云天后聖帝武氏一廟二帝事不師古請削去
舊號直題云則天順聖皇后武氏詔從之則不知其時削去舊題乎追
用何代之禮耶今禮之疑者決在聖慮伏俟奏聞以臣等所識當以新

謚典冊告于陵廟正得其宜神主不改造不重題為得禮中書門下上言
改造改題並無所據酌情順理題則為宜况今士族之家通行此例雖尊
卑有異而情理則同望就神主改題則為通乞勅旨宜依

配饗功臣

正觀禮祫享功臣配享于廟庭禘享則不配後時令文祫禘之日功臣並
得配享初太常卿常緇等議功臣祫享之日配享于廟庭禘及時饗則皆
不預其議遂行至開元初復令禘之日亦皆配饗非舊典也

高祖廟六人 贈司空淮安靖王神通贈司空河間元王孝恭尚書右僕射
鄭節公殷開山贈民部尚書渝襄公劉政會並正觀十四年十月十五日
勅贈司徒周定公武士護顯慶四年三月七日勅文明元年停贈太
子太師魏國公裴寂贈禮部尚書魯國公劉文靖並天寶六載正
月十三日勅

太宗廟七人 贈太尉梁文昭公房玄齡贈司徒申文獻公高士廉贈尚書左僕射蔣忠公屈突通並正觀二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勅至永徽四年二月房玄齡以子遺愛及停配享贈太尉鄭文正公魏徵神龍二年閏二月十五日勅太尉趙國公長孫無忌贈司徒衛景武公李靖司空萊成公杜如晦並天寶六載正月十二日勅

高宗廟六人 贈太尉正武文公李勣贈開府儀同三司比平定公張行成贈揚州大都督高陽恭公許敬宗贈尚書右僕射高堂忠公馬周並垂拱二年正月十一日勅其許敬宗神龍二年閏二月一日有勅侍尚書右僕射河南文惠公褚遂良贈司徒蔣縣憲公高季輔贈司空樂城文獻公劉仁軌並天寶六載正月十二日勅
中宗廟八人 侍中醜國公栢彥軌侍中平陽愍王敬暉中書令漢南郡王張柬之贈太尉博陸文獻王崔玄暉中書令南郡王表恕已並開

元六年六月二十二日勅贈司空沮文惠公狄仁傑贈尚書左僕射齊正公魏元忠贈太子少保琅邪郡公王同皎並天寶六載正月十二日勅
睿宗廟二人 贈司空許文正公蘇瓌尚書左丞相徐文獻公劉幽求並開元六年六月二十三日勅

玄宗廟三人 贈太師燕文正公張說贈太子少師代國公郭元振中書令趙國公王琚檢年月未獲

肅宗廟二人 贈太師韓文憲公苗晉卿大曆四年十月七日勅贈太尉獻穆公裴冕元和四年八月勅

代宗廟一人 贈太尉汾陽忠武王郭子儀建中二年十一月勅
德宗廟二人 贈太師西平忠武王李晟贈太尉忠烈公旼秀實並

元和四年八月勅贈太師忠武公渾瑊元和四年九月四日勅
憲宗廟四人 贈司徒宣懿公杜黃裳贈太師裴度會昌六年十月

勅贈司徒威武公高崇文太尉李勣會昌六年十一月勅
蘇氏駁議曰配食之義用旌元勳讓協經綸功成締御君臣義重終
始禮崇生成帶礪之恩死倍嚴敬之祀國章憲章三代垂範百王
配饗功臣必資故實惟肅宗一室理有未安且肅宗北狩之時師統一
旅初至靈武人心尚搖裴冕於革創之中建大義以勸進肅宗登宸
極之後故物情於有君收募旣雄整備文物十萬之師坐致三千之儀無
闕定社稷計乞天下心獨處廟堂親承睿旨蓋其踰月房太尉乃來洎
手隔年苗太師方至論之前後較然可知語以勲勞不言而辨且裴冕
贈太尉制詞云臨喪之儀不及於殮從享之禮將配於大蒸敢徵前祠以
禋闕典謁城佐命蕭何首出於漢朝配饗議功裴寂豈遺於高廟若
以苗太師從祀之後裴太尉乃崇則合同享廟庭豈不雅符前例

雜錄

正觀十六年四月二十九日有司言將行禘祭請集禮官學士等議太常
卿韋挺等二十八人議曰古之王者富有四海而不朝夕上膳於宗廟者患其
過禮也故曰春秋祭祀以時思之至於臣有大功享祿其後子孫率禮潔凈
豐盛禘祀蒸嘗四時不輟國家大祫又得配焉所以昭明其勲尊崇其
德以勸嗣臣也其禘及時享功臣皆不應及故周禮大功之官皆配大蒸而
先儒皆以大蒸為祫祭高堂隆庾蔚之等多遵鄭學未有將為時祭
者又漢魏祫祀皆在十月晉朝禮官欲用孟秋殷祭右僕射孔安國
啓彈坐免官者不一梁初誤禘功臣右丞何修之駁議武帝允而依行
降暨周齊俱遵此義竊以五年再殷合諸天道一大一小通人雅論小
則人臣不及大則兼及有功今禮禘無功臣誠謂理未可易乃詔改令從
禮秘書監顏師古議曰謹按祫者合食禘乃禘祭禘小於祫理則非宜
商書稱從與大享周禮著祭於大蒸是知小祀不及功臣其事又無可惑

魏晉已降未嘗釐革今欲改更實謂非宜六經莫見斯文三雍不揚其跡
悠悠之論篋足云也又尋古之配祭皆在於冬據其時月益明非禘况
乎臣之立功各因所奉享祀之日從立升配禘之為祭自於本室廟未
毀者不至太祖之庭君既不來而臣獨當祀列對揚尊極乃非所事
豈容山河之誓務乎殷重霜露之感從於簡略論情即理孰曰可安
今請祫配功臣禘即不及依經合義進退為允

元和四年八月詔曰朕聞昔日之佐利物者咸有大功惟五官以配五帝
自時厥後有國家者莫不以輔弼社稷之勲登名大丞陪享清廟苟非茂
德孰允盛儀贈太師冕望重巖廊時為材幹靈武艱阻首贊經綸宣力
股肱平心鼎飪佐哉定之成業推翼載之嘉猷贈太師晟識精韜鈴神假
椎武建中寇孽躬踐憂虞誓餌武狼致威罇俎刷宮廟之塵穢迴日月之
光輝贈太尉秀實貞氣全柔剛斯固金石亮渠備逆潛蹶根萌矯命

還師哀及決死紆臨危於怵迫挫狂狡之姦謀並材為時生用當運否感雲龍
而應變炳辰象以降靈光復震區振揚風聲勲庸藏於盟府寵飾備於前
朝光陰不追盛烈如在朕頃因郊祀女盞典常俾差茂勲以配殷祭惟感
有一德允屬乎三臣庶昭示於將來式崇恩於既往冕宜配於肅宗廟庭
晟秀實宜配饗德宗廟庭九月四日詔曰旌勸是先允協念功之義薦
差差幸幸追配饗之儀贈太師渾瑊鍾秀誕靈逢時翼聖銘鏤金石
帶礪山河績既著於先朝業且光於後胤俾之從祀用表遺勲宜配享
德宗廟庭

會昌六年十月太常禮院奏十月十三日太廟祫享廟庭配享功臣得修撰
官朱傳狀自高祖至德宗每室並有功臣配饗伏以憲宗皇帝誅盪淮蔡
削定河朔武功英略赫輝中興啓沃謀謨必資元輔其配享功臣伏請閣奏
定名降下勅旨宜令尚書省御史臺四品已上兩省五品已上同詳議聞